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四回 攬勝

北關夜市，為錢塘八景之一。帆檣兩岸，燈火三義，誠盛觀也。日本馬關之約，辟埠於三里外之拱宸橋，各處汽輪咸集於是，畫樓簫管，舞榭氍毹，或亦邀旅人之盼。仲堪等輕舟欵乃，穿水如梭，午後二時許抵埠後。奚僮已購定舟票，陳出臥具，群而鵲銜尾，扣舷紛投。仲堪等不再登岸，但分踞胡牀，看小販聲聲喚賣而已。嗚嗚嗚笛，駛出杭關，已是暮煙斜日，但見磷彬河水幻成金碧五色，觸人眼簾不止。船燈明處，臚列杯盤。仲堪曰：「今夕不勝酒力矣！」瘦菊步蟾尚互談江幹事，調仲堪曰：「歡笑未終，別離旋作。不識重來崔護，尚能睹人面桃花否？」仲堪曰：「此不過逢場作戲耳，繭蠶若縛，磨蠹即來，我輩定力未堅，竊恐為彼魔所擾。汝不聞宗室八旗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乎。寶竹坡以一侍郎督學，且不免於去職，此種風流佳話亦是孽緣，我輩青年，但視為水中明月、鏡裡空花而已。」步蟾笑曰：「叔甫悼亡故，不敢涉遐想，倘有奇遇，方詡為天作之合，烏至刺刺作頭巾氣語。」瘦菊曰：「勿爭，我醉敢眠君去，姑俟將來可矣。」仲堪默不作聲，展衾思臥，奈輪與水激，頗擾清夢。回視二人，均齟齬然駢聲大作。奚僮更蒙頭而睡，回思昨宵一敘，人隔天河，死別生離兩情交戰，遂攬衣握筆，作詩自慨曰：

天涯知己客中緣，都把離情寄四弦。此別本來判勞燕，相憐何必問夔蚺。春波

南浦徵人賦，秋月西江商婦船。他日成陰枝子滿，不須杜牧記當年。

詩成人倦，一覺蒼騰。及開眼四顧，船已小駐。夾岸彩綢懸掛，如垂瓔珞，梢頭舵尾，若爆竹，若紙箔，累累如貫珠，水陸交通生涯鼎盛，問諸他客，則曰：「此嘉興也。」須臾仍展輪行。敗荻枯蘆，掠窗而過，瓦葍牆棘，傍水而居，始信張志和之鼓枻煎茶，是非塵俗中物。瘦菊步蟾亦相繼起，顧詩一察，曰：「若個男兒，真口不應心者，人人如此，情天缺，愛河乾矣。」仲堪亦不與辯，藏詩於篋。步蟾曰：「我有和章矣。」遂搦管書曰：

誰翻舊諦證因緣，小展鷗筋借作弦，事本無常幻雲狗，氣如相感悟風蚺。臨時分道歧中路，及早收帆泊後船。最怕沾泥如柳絮，脫離藩囿問何年。

步蟾寫罷，兩人互觀。仲堪曰：「汝何故人罪，我豈登徒子流？乃作此語。」瘦菊曰：「刻畫無鹽，唐突西子。步蟾誠惡作劇，我當以一詩解紛，惟溪上東施，場中優孟，徒令人笑為形似耳。」詩曰：

忽忽未了此生緣，姑把情懷托管弦。鴉到飛時難逐風，蛇如見後總憐蚺。不分勝負臨枰局，敢學浮沈上瀨船。滿陌垂楊送離別，甘垂青眼自年年。

仲堪曰：「得此差強人意。」步蟾方恣諧謔，奚僮入艙曰：「舟又停，將午飯矣。」漁夫漁婦攜鮮求售，仲堪於此，亦增恨觸，並不知舅姪近況亦復如何。而楓涇而松江，帶水瀦河，線濤鼓蕩。日晡已進黃浦，十餘兵艦燈火通明，所過橋梁高及尋丈，沿途樓台層簇，舟楫紛馳，地近海旁，噓如蟹氣，指顧間而輪已解纜矣。挑夫車夫魚貫而入，棧伙尤絡繹不絕，奚僮呼曰：「有福興棧人否？有後馬路福興棧人否？」此亦聚奎主人所授意者，持燈驗票，按榻點裝，人影幢幢，車聲轆轤，仲堪三人，枵腹赴棧。奚僮隨棧伙行，不裡許福興棧至，靜中鬧趣，忙裡閒身，領略者能有幾人。滬上為通商鉅埠，其繁華較杭州數倍。然而滿天塵埃，隨地腥羶，一局樗蒲，數聲弦索。其不入殼中者幾希。仲堪雖亦周旋其間，而瘦菊步蟾每托故不赴。仲堪謂其太殺風景，不知瘦菊固有苦衷，將赴金陵以貨資，而步蟾之丈人峰，又羅為制軍幕府，兩人約乘江裕船先行，俟諸漢臬旅舍，雖數日別，亦有贈言，祇一席談，已多寓意。仲堪猶分金相予，而兩人相攜發矣。與仲堪相依為命者，從此僅一奚僮在。

嗚呼，奚僮何足知仲堪哉，遊蹤既倦，去志忽堅，探金焦，走建業，訪赤壁，薄小孤，紅玉袍鼓之聲，王濬樓船之影。蛇蜒虹互，虎踞龍蟠，僧寺六朝，精藍如昔。估帆上幅，浪白皆飛，彭雪琴鼓掌歸來，曹孟德賦詩遣去，皆仲堪所摹擬得之者。奚僮亦此處樂不思蜀，隨時載酒，到處題詩，人第知為尋山玩水者，不信春榜中人，有如此好整以暇也。仲堪至漢已正月二十一日，瘦菊步蟾不能久待，遂留函徑往。仲堪又逗留於漢者旬日。

漢口自通商以後，其繁盛不下於滬濱。仲堪入國問俗，知此時蘆漢路軌，已由大智門設站直達信陽，中隔武勝關，谷口若隧崖骨欲飛，旅客過此咸惴惴，惟朝發夕至，信陽已有青雲等棧專為招待公車而設，車輛由官立局派員編號，給價起程，十餘日即至汴都矣。仲堪每日必品茗於一品香，是樓固俯瞰漢江，可以覘武昌形勝者，曾題一聯於壁曰：

大好是江山，有幾多帆影車聲。我占上乘皆俯視；

此間無賓主，但記取茶經食譜。人來異地亦忘歸。

剪刀風裡，柳上春歸，仲堪始有信陽之行。晨光熹微，露侵滿袖，逶迤赴站，而車座幾滿。仲堪問頭等客座，則已無插足地，不得已降就二等。始尚按次分列，繼則駢肩疊背，轉側俱難，最後者席地而坐，廝養僕役，一爐同冶，飢腸雷動，雖重價亦無物可購，車中喚賣者柢熟雞卵及薯蕷兩種，稍一遲回，即為捷足者所得。車載既重，人軌尤滯，一路雲氣繚繞，若將雨然。仲堪雖御重裘，猶覺輕寒砭骨，回視坐者、臥者，或一綉袍，或一絮纈，若不勝其瑟縮者，吳道子畫地獄變相，尚不至是，問之皆錦袍官帽者也。仲堪感慨久之，而雨聲已淅瀝而下，探囊出時計，才午後一時許，姑倚窗假寐以解煩悶。

平沙十里，一望無際。若大戈壁，若古戰場，有新屋三五幢，零星錯落，點綴其間，蓋即站屋及青雲、連升兩客棧也。車軌輒停，連催客下。時則濘泥凝路，積潦盈溝，碎石不平，亂塵相撲。有著屐者，有持蓋者，有植立水中者，鳳人雞筴，虎歸馬樞。奚僮挈篋，偕至站左，出票向索行李。詎站中人曰：行李車在後，今夕不能到矣，可於明日來。

群勢洶洶，勢如潮湧。站中人發聲漸厲，黔念旅捨不遠，不如暫棲一宵，再定行止。詎既抵館外，則以閉門羹相餉，柴扉十扣，不肯遽開。折而之西，亦同一轍，暝色漸呈，雨勢更急，瓮瓮主僕進退維谷，僦屋何處，賃廡無從。而同車諸人，強半步行入城去，一霎時風流雲散。仲堪自度無此足力，且又不識蹊徑，慮遭強暴。茫然四顧，悵悵何之，忽見裡許外，一粟紅燈，且行且近，辨之乃正泰公三字也。

奚僮至此，急飛步迎燈，蓋一褐衣人籠燭導客者。仲堪要其止宿地，雲不靳值，褐衣人自云正泰公棧伙，不雨可僱輿或賃馬往，今已暮，驛可得，不如就近借一席以蔽風雨，向明當取行李入城，較易從事。仲堪允其請，乃尾之行，果有草廬若麟排然，隨褐衣人掀簾入，則室大似門，人多如鯽，短衣草屨者，黃陳一榻，饒有餘味，是鴉片館也。褐衣人為言於主人夫婦，乃掃東隅為仲堪休憩。褐衣人更向仲堪索賞購食具，雖三椽陋室，不堪容膝，然較之露宿，已隔仙凡。移時，褐衣人攜酒持面置仲堪前，囑主婦爇火為爇衣履。

炊煙息後，草具兩三，土銼泥爐，聊謀一醉。群眾知有貴客在，亦先後斂具引去。主人為就榻設衾枕，類垢膩齷齪，不可向邇。然已倦極，姑不解衣臥，蟲撥蚤齧，殊難寧寐。褐衣人與奚僮共一榻，亦窸窣有聲，似作寒顫。挨至破曉，望之小霽，趣奚僮持票偕褐衣人取行李。仲堪酬主人墨銀二。未幾輿至，仲堪於是入信陽州城矣。